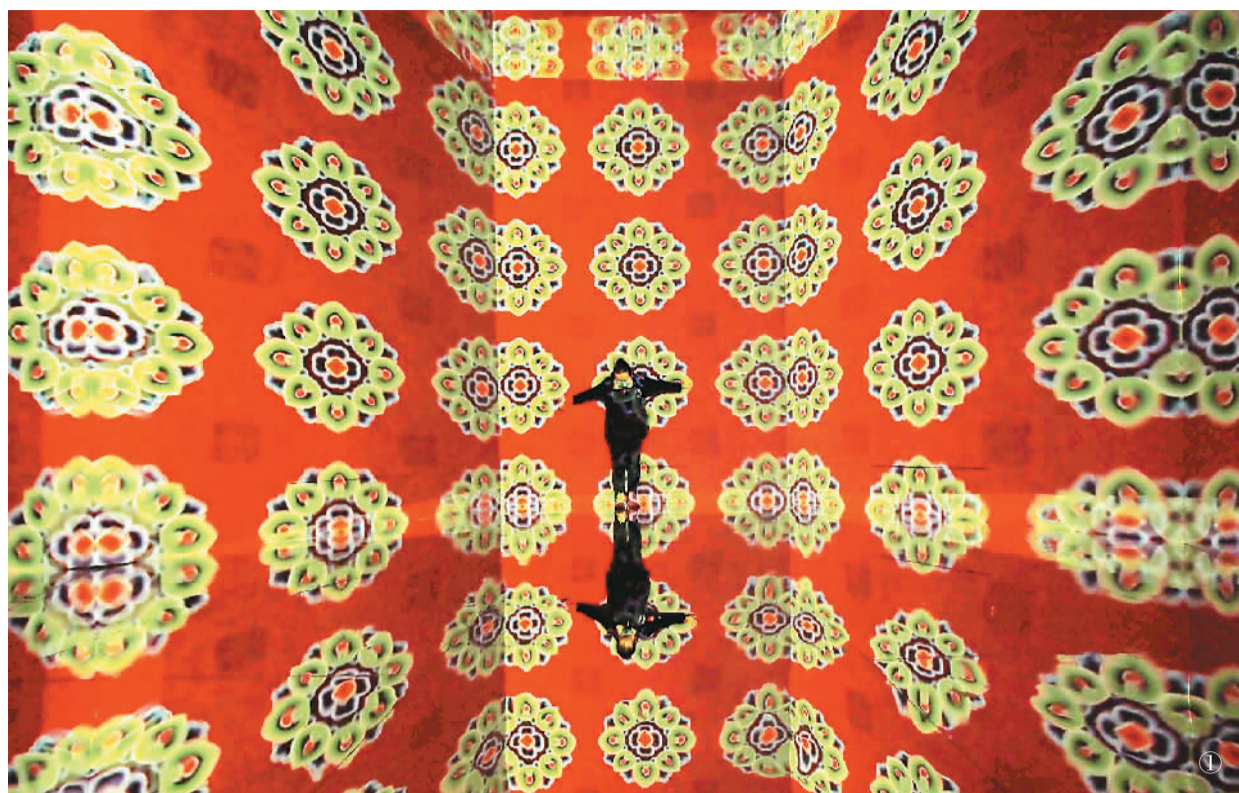


去国博，看古人的「时装秀」

本报记者 邹雅婷



化功能。中国素有“衣冠王国”之美誉，数千年来中华服饰的发展变化，不仅折射出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轨迹，也勾勒出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生活画卷。

此次展览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首个服饰通史类展览，按历史时期分为“先秦服饰”“秦汉魏晋南北朝服饰”“隋唐五代服饰”“宋辽金西夏元服饰”“明代服饰”“清代服饰”六个部分，系统展示了中国古代服饰的衍变历程，深入阐释了古代服饰的审美取向、穿着场景以及服饰所承载的社会文化内涵。

92岁的国博终身研究馆员孙机是此次展览的策展人，他亲自来到展厅为记者导览。孙机说，影视剧等文艺作品中常常会出现古代人物，在塑造人物形象时，服饰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。“有些电视剧里，不同人物的服装相差上千年，比如张三穿的是先秦的衣服，李四穿的是明代的衣服，给观众的感觉非常混乱。但我们不能要求这些影视剧的创作者去研究服装史，这是很复杂的。我们希望通过博物馆的展览，把古代服饰的基本轮廓展示给大家，也能对这些创作者起到一些帮助。”

孙机介绍，与以往大多数服饰展不同，国博这个展览力图展现古代衣冠配饰的整体形象。“以前的一些展览，展品确实很宝贵，是古墓里出土的衣服、首饰。但光是一件宽大的古人衣服平铺在那里，观众也不知道怎么穿，不知道穿起来会是什么样。我们希望展出的形象是容易理解的，让观众看了就明白，这些服饰穿戴在古人身上，整体是什么效果。”

此次展出文物近130件（套），涵盖玉石器、骨器、陶俑、服装、金银配饰和书画作品等，并配以40余件（套）辅助展品、约170幅图片和多媒体设施。除了直接表现古代服饰形制的实物，还绘制了大量线图，制作了15尊不同时代的着装复原人像。



最近，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十分火热，吸引了许多观众排队参观。不少年轻人特意穿着汉服前往看展，成为博物馆里一道靓丽的风景。这个备受欢迎的“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”，以沈从文、孙机等国博学者数十年学术研究成果为依托，以文物、图片、复原人像、多媒体设施等丰富形式，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主要服饰形制及其文化内涵，带领观众深入领略中华服饰之美，感受中华文明之璀璨。

古人穿搭 一目了然

衣食住行是生活的基本，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衣。衣服既能“避寒暑，御风雨，蔽形体，遮羞耻”，又有“分尊卑，别贵贱，辨亲疏”的文

展厅里，这些栩栩如生的复原人像仿佛从历史中走来，为观众上演一场跨越千年的“时装秀”。古代服饰史、传统工艺美术学者陈诗宇介绍，为了真实再现古代服饰人像，团队经过详尽考证，设计出一套套细致的方

案，从外衣、内衣、鞋履、冠带到配饰、妆容、发型，乃至使用何种面料和纹样，都有可靠的历史依据。

佩玉戴冠 大有讲究

服饰代表民族文化、社会地位、身份职业等，还体现了时代的审美，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。“这个展览不仅要告诉大家古人是怎么穿的，还要回答为什么这么穿的问题。”孙机说。

河南洛阳出土的战国时期组玉佩，展示了古人佩玉的习俗。《礼记·玉藻》云：“古之君子必佩玉。当时人们的典型服饰是上衣下裳，腰前系市（音“福”），玉佩为垂在市上的饰物。成组的玉佩是贵族身份的体现，身份越高，组玉佩越长越复杂，身份较低者，配饰就简单而短小。孙机说，系玉佩的作用是“节步”，身份不同，步伐不同，玉佩碰撞发出的声响也不一样。身份高的人迈步行，走路慢，显得格外气派。按照《礼记》中的记载：君行接武，大夫继武，士中武。接武为“二足相蹠，每踏于半”，继武“谓两足迹相接也”，中武则是“足间容一足之地”。展厅里将接武、继武和中武的步伐间距投影在地面，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古代贵族走路时一步有多宽。

“冠是服饰礼仪中非常重要的部分。古代的冠和现代的帽子不同，它起初只是加在发髻上的罩，侧面是镂空的，不盖住整个头顶。”在一尊东汉文官复原人像前，孙机介绍了当时男性头戴的冠和幘。“幘，原本是士以下阶层、不够资格戴冠的人才会戴的。到了汉代王莽篡位之后，冠上加幘才流行起来。据史书说，王莽秃头，没法梳发髻，冠无可依靠，于是他就先戴幘、再戴冠。这就形成了进贤冠，从汉代到唐宋，一直是文职人员重要的头戴饰物。”

唐代女性着男装是一种时尚吗？乌纱帽是怎么来的？仙鹤、狮子等官服上的图案象征着什么？行走在展厅中，如同阅读一部立体的古代服饰简史，能够收获许多与服饰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。

展览生动阐释了中国古代服饰史上发生的三次重大变革：战国时期“胡服骑射”引进中原，出现了上下身连属的深衣；从南北朝到唐代，服饰由汉魏时的单一系统，变成华夏、鲜卑两个来源之复合系统，由单轨制变为双轨制；到清代，男子改着满族服饰，华夏传统服制断档。

好看好玩 寓教于乐

在突出学术性和知识性的同时，国博古代服饰文化展也注重观赏性和

互动体验。展品中有数十件国博馆藏一级品，包括极少展出的宋《中兴四将图》、明益庄王妃首饰、定陵出土首饰，清《皇朝礼器图》、康熙帝朝服等。其中5件明代岐阳王世家文物（《陝西恭献王李贞像》《孝亲曹国长公主像》《赠南京锦衣卫指挥使李佑像》《太保裴临淮侯李言恭像》《临淮侯夫人史氏像》）在古代服饰史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，均为首次展出。此外还有一些借展自其他博物馆的珍贵文物。

在展览的引言部分，一件貌似雪地靴的彩陶靴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它是新石器时代辛店文化的遗物，1989年出土于青海乐都县柳湾墓地，材质为夹砂红陶，靴筒、靴帮上以黑彩绘制几何纹饰。这件彩陶靴在国内属首次发现，专家认为它是一种容器，其造型应是上古先民所穿靴的直接反映，表明当时已经脱离了用整块兽皮裹在脚上的原始鞋的状态。

早在先秦时期，中原和草原地区就出现了制作精美的金属带饰。由于不易腐烂，金属带钩、带扣等成为出土文物中反映古代服饰文化的重要物证。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出土的有孔金带头，由两块长方形金带板和一枚金穿针组成。带板正面浮雕猛兽咬斗图案，周边饰勾喙鸟首纹。四边凸起边框，中部有两个横向双环钮，每块带板的内下角有一略近三角形的小孔，以便穿针插入。这副金带头是目前所见汉代最华美、系结方式最先进的带头，虽然以草原流行的猛兽搏斗纹为题材，但从铸造工艺、系结方式来看，应为中原制品。

《中兴四将图》为南宋宫廷画家刘松年所作，描绘了宋室南渡过程中四位战功卓绝的将领，据现有榜题所示，四将依次为“刘鄜王光世”“韩蕲王世忠”“张循王俊”“岳鄂王飞”。画中四将着圆领袍服，或戴巾子、或戴幘头、或戴平幘、或戴军中便帽，脚着靴，皆为文官装束。四将各有一武官侍从，身着便装，便装外加彩绣捍腰，此装束多见于契丹、女真胡骑，于中原武将常服中较少见，应为当时南宋忠义军装束。

展厅的中心区域设有互动体验区，将古代服饰文化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，带给观众有趣的体验。一个柱坊结构的封闭式沉浸空间里，以万花筒形式展现了古代服饰中提取的花纹图案，让观众沉浸于流光溢彩的“华纹锦绣”中。多媒体互动“换衣镜”能让人过一把穿越的瘾，格外受观众欢迎。站在智能电子屏前挥挥手，屏幕中的自己就能穿上不同时代的服饰，扫描二维码还能把古装图片保存到手机上。

此次展览自2月6日开幕，展期拟定为一年，为广大观众奉上一场持久的文化盛宴。



图①：展厅里的沉浸式体验空间
图②：唐代戴鸂鶒冠三彩俑
图③：唐代着半臂女侍俑
图④：明代楼阁人物金簪

杜建坡摄
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
杜建坡摄
杜建坡摄

走进故宫“御医药馆”

本报记者 邹雅婷

设计精巧的大药柜、慈禧太后的药方、精心包装的贡品麝香……日前，故宫博物院在永和宫正殿和后殿推出“谨慎仁术——清宫医药文物展”。该展览为常设展“御医药馆”，为观众揭开宫廷医药的神秘面纱。

医药文物是故宫博物院众多收藏中富有特色的门类，是清代宫廷医事活动重要的实物遗存。故宫博物院收藏医药文物共3000多件，大致分为药物、药具、档案、药方、仿单等五大类。此次展览是故宫医药文物首次走出库房、面向大众的大规模展览，精选文物83件、复制品7件。其中既有道地的中药药材、精心炮制的中成药，又有来自异域的外国药物，还有种类多样的医疗保健器具和各种名目的档案簿册。

展览分为四个单元。第一单元“清宫药房景象”，通过文物展示和御医工作场景复原，再现了清宫药房景象。清宫中药房众多，除集多种职能于一身的御药房外，还有冠以宫殿名称的各药房，展品中的永和宫药房匾额即是以宫殿冠名药房的实证。

“这是明万历年间太医院专用的皇家御制药柜，里面可盛放药品多达140种。”在黑漆描金双龙纹药柜前，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馆员关雪玲介绍，“药柜内部中心为八方转动式抽屉，每面10个，两侧又各有一列10个抽屉。每个抽屉内分三格，盛放不同药物。屉面上有涂金名签，标明每种药物的名称。”

第二单元“太医院和御药房”展示了太医院、御药房两个医疗机构的官印，讲述二者的职掌和关系。关雪玲介绍，太医院之称始于金代，元、明、清三代相沿。清代太医院是主管全国医疗事务的国家机关，虽不是专为清宫而设，但在清宫的医事活动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，其首要任务是为宫廷服务，保证帝后安康。太医院医官各以所业专科，在宫内各处轮值诊视疾病。



“御医药馆”展出的麝香

故宫博物院供图

第三单元“存谨慎药性——药材与药具”呈现了清宫所存的药材、中成药、西洋药物和各种医药器具。清宫所用药物以中药药材和中成药为主，同时兼及外国药物，中成药的传统剂型丸、散、膏、丹、锭，在清宫一应俱全。清宫医药器具材质多样，用途各异，有的用来炮制、盛放药物，有的用来诊治疾病和医疗保健，还有的用于进行医学教育。

麝香是大众所知的一种名贵中药材，具有开窍醒神、活血散结、止痛解毒的功能。展厅里陈列的贡品麝香，在包装上极尽心思。其包装共有3层：最外层是长方形木箱，箱上拴小木牌，上书“麝香二银瓶”。中层是长方形提箱，箱内外均裱糊黄绫。箱盖设计成抽拉式，提起抽拉盖，首先看到一层黄绫面挡板，移开挡板，可见箱内依银瓶大小挖两个凹槽，槽内放置着用黄纸包裹的方形银盒。最里层是装有麝香的银瓶。

第四单元“调方最近情——档案存真”展示了各种进药底簿和药方，这些档案簿册是御医为帝后、妃嫔等诊视病情、开方配药的真实记录。在一张黄纸药方上，可以看到御医为老佛爷开的“人参健脾丸”是如何配制的。

为配合此次展览，故宫博物院与中国中药协会合作，在永和宫前、后院东、西配殿展示中医药经典名方、具有代表性的中成药八大剂型以及传统制作技艺等，让观众对中医药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。



汉代雁鱼铜灯

山西青铜博物馆供图

博物馆里赏古灯

本报电（亚文）刚刚过去的元宵佳节，全国多家博物馆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，让大家体验传统节日文化。山西青铜博物馆推出“赏古灯、做花灯”活动，其展厅里陈列着几件精致的青铜古灯，颇值得一看。

战国人形铜灯，通高约19厘米，上为盘，下为V字形盘架，盖架连接一个圆形灯座，灯座上站立一名身着长袍的男子，双手扶着灯盏。男子的头发盘于脑后，长袍上雕刻了细密的几何花纹。

专家介绍，人俑形灯在战国时期的青铜灯中最具代表性。目前已发现的众多战国人俑形灯，人俑的姿态不一、服饰各异，为研究当时的社会风貌、服饰装束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
立鸟形灯是战国时期艺术造型灯的一种，工艺考究，式样繁多，多为王公贵族所用。山西青铜博物馆展出的这件立鸟形灯，通高约14厘米，整体为一只振翅欲飞的小鸟，立于镂空圆形底座上。鸟首处接一曲折折盘柄，上承一莲瓣形灯盘。小鸟造型活灵活现，羽毛刻画得极为细致，工艺之精湛令人惊叹。

汉代雁鱼铜灯是具有环保功能的工艺杰作。铜灯整体造型为一只体态优美、衔鱼回首的大雁。大雁口中的鱼连接圆柱形灯，下接大雁背部，灯体与鱼身、雁颈、雁腹外部相连，内部打通。灯火点燃之时，烟通过鱼和雁颈传导至贮有清水的大雁体内，起到降低污染、净化室内空气的功效。圆形灯盘附一手柄，可自由转动以调整灯罩来改变照明方向。雁鱼铜灯不仅是照明工具，也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和摆设品。